

# 第一章 百元伪币出笼

(1924年 9月 24 日夜至 25 日, 东北沈阳)

## 1. 小西关雨夜的神秘来客

入夜, 天穹上飘起细密的雨丝。

奉天(沈阳)小西关, 在民国时期是个热闹繁华的街区, 即便在秋雨连绵的夜里, 略显狭窄的街上也奔跑着拉客的人力洋车, 涌动着披雨衣打雨伞、匆忙来去的客流。特别是那些喜欢夜间营业的店铺, 如果鲜铺、首饰店、洋服店、小酒吧、中式餐馆和洋式歌舞厅、唱大口落子的小剧场等等, 都灯火辉煌, 人群熙攘。此刻, 本世纪首次伪钞大案, 就在这条长街深处发生了。

这是一家无人光顾的盛京茶叶庄。小小店铺不过只有十几平米, 外间是铺面, 雕花柜台上陈放着四五只大玻璃瓶子, 里面装满了从南方购进的龙井、香片及其他叫不出名字的各色茶叶。铺子后面有间光线暗淡的卧房, 里面住着茶庄老板一家三口。刚过晚 8 点, 老板娘就催着在柜台后打哈欠的陈兴汉闭店打烊了, 老板娘说: “还点灯熬油等什么呀? 在这倒霉的鬼天气, 莫非还有人上门买你的香片龙井吗? 不如早些歇息算咧!”

陈兴汉初时不肯, 他透过敞开的店门向泥泞积雨的街路呆望着。发现雨夜里行人仍然不少, 可是那些打伞或披雨衣的男男女女, 只在茶庄前匆匆而过, 无人光顾他的店铺。即便柜台上玻璃瓶里有引逗顾客的上好茶叶。在妻子的连声唠叨下, 他准备去关店铺, 然后熄灯睡觉了。可是, 陈兴汉万没想到, 就在他关门的时候, 一笔大生意竟主动找上门来了! 忽然, 在寂静茶庄里响起了女人清亮的询问声: “先生, 你店里有上好的龙井吗?”

“有有, 别看我茶庄铺面小, 小药铺里可有人参呀! 姑娘您看, 我进的可都是上乘的真正龙井! 不信的话, 可以当场品品看。”陈兴汉精神一振,

马上抬起头来，发现一位时髦女客已鬼使神差般走进店铺。她秀目粉腮，身材高挑，一件时髦的紫红紧身旗袍裹住了她那窈窕的身姿。姑娘二十多岁，头发乌黑，艳美清纯，大波浪式烫卷发，红色高跟皮鞋在雨水泥泞中显得格外醒目。

“伊万诺夫，这里的茶好！”姑娘笑眯眯地对陈兴汉嫣然一笑，随手将一把黑绸布伞“咔”地收了，陈兴汉才忽然发现，跟随少女而来的还有位男客。他眼睛更亮了，连叫：“别人的龙井都是冒牌货，惟有我家是正品！”

男客咕噜一句外国话，陈兴汉听不懂。他看清和姑娘同来的竟是外国人，黄黄的卷毛，蓝眼睛，下巴丛生着浓密的大胡子。他来到柜台前用眼睛瞟瞟玻璃茶瓶，又和漂亮的中国姑娘“哇里哇啦”讲了一阵外国话，姑娘听了，连向他指指点点。大胡子特别对货架上装饰精美的盒装龙井颇感兴趣，笑眯眯向姑娘连连点头称赞。虽然陈兴汉听不懂外国人和姑娘说什么，可他凭商人的精明，还是知道他的盒装茶叶，已得到这位大胡子的青睐。

“先生，小姐，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先品尝。”陈兴汉见有了生意，忙不迭喊来老妻，她从后屋送来开水，他马上泡茶，顿时小小店铺里就弥漫起沁人肺腑的茶香。

被姑娘称为伊万诺夫的外国人，贪婪地品了口香茶，连连翘指说：“哈罗少，哈罗少！”姑娘笑得更加妩媚，她把茶盅捧起，抿了一口，然后又虚张声势地冲大胡子叫好。大胡子盛情难却，就势喝下一口香醇的清茶，对姑娘又点头又哇啦哇啦讲外国话。很快，一笔生意就在这陌生男女的品茶嬉笑之中作成了。姑娘对陈兴汉吩咐说：“先生，伊万诺夫看中了您的龙井，他说这是中国最好的茶叶。我看，先来四大盒吧，让他带回俄国去，慢慢品尝好了！”

陈兴汉俨然在梦中。多少年来，他虽为茶庄取个“盛京”的名号，但做成的生意多是钱钱两两，最大卖项也不过一斤。没想到今夜居然从天上掉下个外国阔佬，开口就要四大盒龙井。陈兴汉仿佛拣了个大金娃娃，欢天喜地地跳上木凳，从货架顶上取下四只各装 2 斤叶片的茶盒。他拿过大算盘，劈里啪啦一拨拉，兴冲冲报出 36 块 8 毛的总价。那时，陈兴汉担心大胡子听了价目会改变主意，因为 36 块在当时的沈阳，已是可买几斗米的价码了。

“先生看好，这是一百元的票子。”标致艳丽的北方姑娘，接过伊万诺夫递来的皮包，信手抽出一张大票，拍在陈兴汉面前了。陈兴汉吓了一跳，做惯小本生意的他，平时少见到这么大面值的钞票。他拉开大抽屉，就在

他想给客人找零钱的时候，那姑娘竟又笑起来：“算了吧。伊万诺夫说了，剩的钱就留你做生意，反正都是些小钱！”

“你，你说什么？”陈兴汉以为耳朵出了毛病，他愕然抬头，发现刚才还在柜台前说说笑笑的一对客人，不知何时已出了店门。陈兴汉没想到剩余 60 多块，客人竟赏给了自己！莫非他今夜遇上了财神？他惨淡经营多年的茶庄终于盼到了时来运转。

“瞧你高兴的，就好像拣了金元宝一样。”老妻从后面小心走出来。她发现丈夫手里捧着张淡粉色钞票在灯下呆呆地看着，好生奇怪地说：“呀，他们拿这么大票子买茶叶，真是有钱的主儿！”

陈兴汉捧着钞票爱不释手。他对这大面值钞票久违了，如今高兴得合不拢嘴。连连说道：“自然是有钱的主儿，大胡子好像俄国人。你看他们连 60 块钱都不要了，如果早关了店门，这百元的生意可就做不成了。”

老妻吃惊地说：“你说什么，他们连 60 块也不要找了？天底下会有这样的财神爷吗？”“怎就没有？你以为都像你那小家子气？刚才那俄国人就财大气粗，身边还带个中国娘们儿呢。我猜她不是俄国人的相好，就是那个大胡子的翻译。你想，能带女翻译的外国人，还会把几十块钱当回事？”

“不，不对。拿来，让我好好瞧瞧，该不是假钱吧？”老妻毕竟比陈兴汉冷静得多。她将百元钞票捧到灯下仔细验看。凭她对百元钞票仅有的印象，确实没发现什么破绽。这张钞票和以前见过的百元票子，几乎没什么两样：都是大龙图案镶嵌在票子左右两侧，左右各有一百圆楷书字。上方有“东三省官银号”一行字，她再翻开钞票背面，仍是粉红色大龙图案。

“你呀，莫非钱也会有假？”陈兴汉刚才的兴奋被老妻冲淡了许多。现在他煞有介事地戴上老花镜，凑到电灯下。反复把那张百元票子看了又看，郑重地说：“如果钱也有假，天下岂不乱了套？再说，百姓有天大本事，也不至于私印钞票吧？”

“爸，可是这钱，为什么这样软呢？”谁也不曾想到，一直在后屋温习功课的女儿，不知何时也悄悄凑上来看那百元钞票。她伸出小手将钞票夹住一捏，忽然一声惊叹。

“钱嘛，当然都是纸印成的，又不是晚清的铜钱，怎么会有软硬之分？”陈兴汉没想到他今夜做成的大生意，非但没得到妻女夸奖，反而引起了种种怀疑与非议，心里自然不悦。

“不对，女儿说得对。”老妻再把钞票捏在手里，用拇指和中指将那张大钞反反复复捏了又捏，揉了又揉，忽然，她惊叫起来：“孩子他爸。有

假！你来捏捏，这票子不知为啥软绵绵的，不像官银号从前发行的钱那么硬邦邦的撞手。”

“这怎么能呢？都是官银号印的票子，难道会用两种纸吗？”陈兴汉仍不相信。

“你怎么见了钱就没命呢？”老妻虽已从心里认定钞票有诈，却又无充分理由驳倒丈夫。在民国年间，古老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发现伪钞行世。在僵持中女儿又出惊人之语：“妈，你那小保险箱里，不也有一张大钱吗？”

女儿一句话提醒了父母。老妻醒悟地跑进后屋，找到她惟一的私房物——小巧玲珑的首饰箱子。掏出钥匙开了锁，里面果然有张东北发行的最大钞票——百元币。于是，全家人将两张几乎一模一样的钞票，拿到灯下反复验看。老妻最后说：“孩子果然比大人精明，你看，这两张钞票虽然花纹和图案一点不差，可是，你用手一捏就知道，这是用两种根本不同的纸印的钱啊！”

“胡说，怎么能用两种纸印票子呢？”陈兴汉嘴上虽仍不肯承认刚刚收了一张伪票，但当他将两张钞票在手心一捏一揉，发现手感确有不同。这时，他发现刚收的那张钞票左侧花纹处，有三条肉眼不易察觉的小竖纹，而且每一条中间都有细小的缝隙！

“猫腻就恰恰在这里，”老妻指着那断裂的花纹说：“这样的票子可是要犯忌的！”

女儿也说：“爸，如果这钱真是假的，闹出事来可要灭门九族呀！”

女儿的话提醒了陈兴汉，他再也顾不得许多，慌然奔出店门想去追赶那两位神秘的来客。可是前面灯火簇簇的街道上，仍是一片如烟似雾的秋雨。夜色似乎更加深沉，雨也越下越大，刚才还人流如织的小西关，如今变得人迹寥落了。任陈兴汉沿那条积满泥泞的街道呼喊追赶，可是，哪还有那俄国人和关东姑娘的身影？

## 2. 官银号库房里流进八张伪钞

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王永江，接到军法处长常荫槐在小西关发现伪钞的报告时，已是当天深夜 12 点了。王永江接报不禁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伪钞会在民间如此之快地流动起来。原来早在半月前，张作霖在大帅府里

召集各路奉系将领军事会议，准备对吴佩孚、曹锟的直系军队发动第二次战争期间，沈阳就发生过一起假钞事件。但是，当时由于只在东三省官银号里发现了 8 张伪钞，又是备战时期，所以此事一直在他的控制下对外严密地封锁消息。王永江这样做是担心出了些许伪币会引起人心浮动。他万没想到那些不明来源的伪钞，如今已经开始流向社会和民间了，想到伪币流通到市场上的可怕后果，王永江的脸上顿时吓出了虚汗。

王永江记得，最先发现伪钞的是东三省官银号的库银总监杜丰林。

杜丰林是在 8 月下旬对库存钞票进行检查的时候，忽然发现在市场上流通的几种货币之中，出现了一种几可乱真、但纸质又与东三省官银号在北京印刷发行的钞票迥然不同的百元票子。杜丰林不愧是理财的高手，他多年管理奉票，已经到了看一眼钞票就能识别真伪的地步。所以当他从一大堆市场上回笼的各色钞票中，偶然发现一张色泽稍稍淡白的钞票时，马上就拿到灯下去验看。杜丰林当即就惊嘘一声：“不好，这张票子有问题。”

杜丰林那时还不敢马上声张，只把那张在他看来有些异样的百元钞票，小心地送到东三省官银号总经理汤翰仲面前，说：“总经理，您看，这张票子好像有点问题。色泽不正，纸质发软。会不会是……”

“会是什么？”汤翰仲是张作霖就任东三省巡抚期间，最为得力的理财大亨。汤翰仲早年追随张作霖从绿林起家，后来又跟他走南闯北，立下了汗马功劳。张作霖在台安和辽西为匪时，汤翰仲就在他麾下辮子里充任二柜，专门替张作霖保管匪辮子里绑票得来的钞票和财物。由于汤翰仲的忠心耿耿与处事机敏，所以深得张作霖青睐。1911 年张作霖因保奉天督军赵尔巽并获得东北军权以后，就委派汤翰仲担任他大帅府里的管家，后来又调到东三省官银号，先后当过财经襄理、库银总监和分号经理等要职，直至被张作霖任命为总经理。十几年来，因有汤翰仲替张作霖管理着东三省的金融财政，所以始终不曾发生任何问题。所以当汤翰仲见杜丰林捧着一张百元钞票来见他时，心里不禁升起一种不屑的反感。

“我担心，会不会出了假钞？”杜丰林终于说出他心里的怀疑。

“笑话，简直是笑话！”不料汤翰仲不以为然地冷笑一声，说道：“自古以来，我就没听说有人敢自印假币。那可是掉脑袋的事啊！特别是在东北，除了咱东三省官银号，哪家钱庄能够印制钞票呢？你说，他们有机器吗？有制钞的币版吗？”

杜丰林知道汤翰仲是个素有理财经验的权威，但他仍不肯放弃自己对那张从众多流通货币中意外发现的特殊钞票的怀疑，便指着那张淡粉色

百元钞说：“可是，总经理，话虽这么说，但这张票子您最好过过目，我看它好像和咱们发行的钞票有点不一样呀！”

汤翰仲见他说得煞有介事，不得不拿在手上揉了揉，又是一声冷笑。接着把钞票甩给杜丰林，说：“有什么不同？都是我们监制发行的票子，无非是这张票子流通的时间长一些，经过人的手多了点，所以就难免揉皱了，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杜丰林又将那张钞票捧上来说：“总经理，您最好再看看，以防出错。”

“凭我的眼力决不会看错。”没想到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汤翰仲根本不将杜丰林放在眼里，大手一挥说：“老杜，你不是不知道，咱们的票子都是北京制版，又由财政部造币局一手承印的。如今那些币版早已经用火漆密封保存起来了，要知道任何人伪造假币，都是要有印币机和币版才行的。你说手里回笼上了一张假票，这怎么可能呢？谁有能力仿印咱们东三省官银号的票子？”

杜丰林在汤翰仲面前碰了个软钉子，心里好不愤慨。但他并没有因为汤翰仲的冷淡，而释去心中对这张钞票越来越强烈的狐疑。他回到东三省官银号的银库以后，又命人打开了封存回笼钞票的铁柜，然后让伙计们将那些回笼进库的一沓沓票面崭新的百元大钞，再来一次彻底的大清查。在经过几个熟悉钞票的伙计接连点钞后，杜丰林万没有想到在他银库里，居然又发现了三张同样可疑的百元票子。

“王省长，现在事情越来越蹊跷了。我万般无奈，只好登门向您直接来报告了。”这次库银总监杜丰林在自己管理的银库里竟然一下子发现四张与真钞有异的百元大钞，他就再也不敢马虎行事了。于是杜丰林有意避开官银号总经理汤翰仲，直接来到辽宁省府，郑重求见奉天省长兼财政厅王永江。他把从银库里发现的四张钞票，都一字排开在王永江面前的桌子上，然后他指点说：“王省长，我前次就感到这样的钞票有异，可是汤总经理却根本不相信我的话。所以这回我只得求见省长了，您看，这些票子像我们自己印刷的吗？”

王永江毕竟和汤翰仲大不相同。这个晚清举人出身的奉系老将，手捧杜丰林亲自送来的四张钞票，用放大镜一一验看了。他马上断定说：“老杜，这种票子初看时，几乎与咱们从前发行的百元票面别无二致。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又感到有些异样，不过，我们又验看不出这四张票子究竟和真正的奉票有什么相异之处。如果我们想当真验看真伪，最好的办法是，必须请专家来验证才行啊。”

“如此最好！”杜丰林如释重负。

王永江对杜丰林报告的伪票一事，不敢怠慢，他亲自来到了东三省官银号的银库。然后派人对那些封存在箱子里的百元钞票，又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检查。结果发现这种纸质薄滑，手感有异的百元钞票竟然又有四张。库存中虽然只有 8 张，数额不大。但是王永江和杜丰林都意识到，这件事的本身包含着一个可怕的危机！那就是有人在暗中偷偷伪造和仿印东三省官银号发行量最大、最货真价实的钞票！

“马上派人到天津请专家验钞！”王永江也是个理财能手。他虽是奉天警察署长出身，早在民国六年张作霖统一东北，决心大力整肃金融秩序的时候，王永江就被重用提拔到省财政厅长的位置上。现在当他发现在自己掌管的财政金库里发现有可疑伪钞流入金库时，不禁大惊失色。

为了验证这些从感官上已经辨认出的假币，王永江火速派人前往天津，请造币专家赵子昂来到沈阳。所以不去北京请专家，主要是王永江另有一番担心，那就是惟恐惊动了北京财政部造币局的人。而去天津请专家，则可不使风声外泄。

专车请来的造币专家赵子昂，果然出手不凡。他面对着一沓沓崭新的百元奉票，只需闭着眼睛在那堆钞票里动手胡乱一摸，就可准确无误地摸到那些被杜丰林发现、又混放进大堆钞票里的 8 张薄纸印制的伪币！

“诸位请过目，这些假币不仅是纸张和真币不同，而且更主要的是币版有异呀！”印币专家赵子昂果然慧眼识货，他麻利地将一张伪币放在高倍放大镜下面，眯着眼睛凝视良久。忽然展颜一笑，以手指着那钞票左下角的云彩状花纹，对围在身边的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王永江等官员们，如数家珍般地说道：“王省长您看，伪币的奥妙全在这里，有人在币版上早已经暗暗做下记号了。”

王永江等人听了，都不由大吃一惊。他对那伪币凝视许久，却无法看出伪币上的记号何在。他索性又将几张伪币与多张真币对照比较，但总是觉得这两种钞票无论在颜色、大小、花纹等方面均别无二致。他用肉眼实在观察不出两种纸质相异的钞票上究竟有何不同。

“猫腻就在此处呀！”赵子昂嘿嘿一笑，以行家里手的语气告诉王永江说：“我可以断定，这种伪币至少是仿照了北京财政部造币局保存的官银号百元钞的原版，进行复制和印刷的。但是不知为什么，这原版的左下角云彩卷花纹中间，却被人有意无意地留了暗号。请看，在这三条不引人注意的花纹上，偷偷截去了一小点点。嘿，这就是区别真假奉币的最好标

志啊！”

王永江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不禁唏嘘说：“赵先生，如果有人暗中盗用北京财政部造币局保存的原版，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造币局决不敢这样不顾礼法，再说，官银号的百元币原版，已经不在北京，它就保存在我们沈阳。如果另外有什么人仿照制版，为什么要偷偷在花纹上制造这种可区别于真币的暗号呢？”

赵子昂摇头冷笑，说出的话更加让王永江吃惊：“王省长，我只能为你们验证钞票的真伪，至于到底是何人盗印，又为什么在伪币原版上悄悄做此记号，我又如何能够知道呢？解铃还得系铃人。这就要问问你们东三省官银号的总经理汤翰仲了。只有他才能说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

王永江越想越感到这起伪币案起因蹊跷。特别是经过赵子昂的鉴定和点拨，认定从东三省官银号里查出来的 8 张与真钞有别的票子，确属他人盗印的伪票之后，他马上乘车前往大南门的张作霖帅府。王永江见了张作霖，神色紧张地密报详情：“大帅，在官银号的银库里发现了假币，真是非同小可啊！东北三省自民国六年进行金融整肃以来，虽有几种钞票在市面上同时流通发行，但是一直呈现出货币稳定之势。如今突然有人胆敢公开发行伪票，日后如果任其泛滥，势必会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任其泛滥的结果是，或因货钞不符引发通货膨胀，或因钞票的大量贬值而置百姓于水火呀。”

张作霖听了王永江的报告，自然不敢等闲视之。但是，那时因为第二



图 1 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壹佰元钞票

次奉直战争马上就要打响，所以他只好命令王永江全权负责对伪币的监控。

现在，一度平静的事态再次死灰复燃了。省长王永江知道张作霖早已挥师进关，目前已在山海关一线和吴佩孚的军队发生了激战。他知道张作霖这次统率东北军再次出关，就是为了报 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被吴佩孚击败之仇。所以，尽管伪币已经流向了民间，他仍不敢马上把此事报告给正在山海关督战的张作霖，以防搅乱军心。王永江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究竟是什么人胆敢暗中盗印东三省官银号的百元钞票？

黎明时分，王永江给军法处长常荫槐打了个电话。须臾，常荫槐就火速赶到王永江的官邸，这时已是次日凌晨 5 时。

“汉湘兄，破案如救火！”王永江对昨夜发生在小西关“盛京茶庄”的伪币案深感沉重。他对常荫槐说：“大帅现在统兵南征，正是后方空虚之时，居然发生这百年少见的怪事，实在令人心神不安！据我所知，中国自实施币制以来，民间伪造钱币之事亘古罕见。可是，在我们沈阳竟然出现了伪造的假币啊！”

“王省长，民间怎会有人印刷假钞呢？”常荫槐生性多疑，有生以来从没听说过有伪造钱币之事。尤其在落后的东北三省，这种情况就更加让他大为震惊。自昨夜 10 时接小西关派出所报警后，常荫槐就一夜不曾合眼。他亲率军法处大小警官们，坐镇小西关派出所，又亲自勘验了出事现场，询问目击者。最后常荫槐认定茶庄老板陈兴汉收的百元钞票，是沈阳破天荒出现的第一张假币。

王永江昨夜也在官邸里召见了官银号总经理汤翰仲和杜丰林等人，再次商计如何控制伪币流通。但是，所有的人都对在沈阳发现的伪钞感到大惑不解。现在王永江把尽快侦破伪钞案的希望都寄予在常荫槐身上。他说：“我们的财政厅可以控制伪票的流通，但是关键还在于尽快寻找伪币的源头。”

“简直不可思议。”常荫槐仍然感到措手不及，他说：“依当今世界各国的制币水平，只有西方国家可能有伪造假币的设备，而我们印刷技术落后的中国，仿制钱币并且到了乱真水平，几乎不可能。会不会是识别者有误呢？”

“事到如今，莫非你对民间有人盗印我们的钞票还怀疑吗？你看，首先印币纸就不是同一产地。”王永江拿过一张雪白的制币原纸来，对常荫槐说：“这种币纸只有我们大连造纸厂专门生产。它的克重为 123 克，据汤翰仲介绍说，此纸属他们官银号专买专存，所有印制的纸币，无论面值大小，

均采用大连纸厂的这种专用纸。可是这张伪币的克重只有 118 克，这就是我断定它是伪币的最重要依据。此案重大，非同小可。我要你们军法处尽快破案，先从那两个在小西关露过面的可疑人查起。只要抓住了人证，就不愁查不到伪钞的源头！”

次日，王永江即以奉天省政府的名义发布了一张布告：

#### 《紧急通令》

鉴于奉天近日发现有伪造之东北三省官银号百元钞票上市流通，混乱金融，破坏银经秩序。特此通令全省之商号、店铺、布庄、酒肆、金店等商行，务须严格验证流通货币。凡查获伪钞者，必须即行报官。并希扣留伪币携带者。如有姑息养奸，放任伪钞泛滥市场，或怂恿持伪币人逃逸者，一经查明，即视为贩运伪币之同谋，严惩查究。

该百圆伪币之特征为：左侧花边细纹处，有三条小竖纹，中间各有断条之缝隙。凡见此币，即当认定与东三省官银号真币相疑之伪钞！

.....

(沈阳—铁岭)

奉天之夜。

大侦探许文桐坐在一辆飞驰的警车里，沿着通往鸣湖春酒店的马路疾驰。

许文桐感到在他二十多年的从警生涯中，从没有像 月 日这样紧张。自从清晨他在军法处长常荫槐公馆接受侦查伪钞大案的命令以来，他已在军警密布的沈阳奔波了整整一天。继在太原街萃华金店发现与小西关相同面值的伪钞后，他又相继在城里主要消费场所接到两起报案，得到的都是同一种纸张印制的百元伪钞。

常荫槐接案后深感伪币大案的棘手。他知道在民国时期比较落后的东北，时常可见的只有两种外国人，一是日本人，二是俄国人。而俄国人一般多居住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一带，沈阳几乎鲜见俄国人出现。可是，他在小西关派出所和“盛京茶庄”听到的那个向外甩百元钞票的俄国男子，为什么会在直奉两军已在山海关开战的时候，突然跑到兵力空虚的沈阳城来？而且这俄国男人的身边，又有位如花似玉的中国姑娘？他们究竟有何来历？所以

小

奉天军法处侦缉官许文桐时，他才来了精神。常



图 2 东三省军法处侦缉官许文桐

荫槐说：“侦缉官，此案可称得上奉天省开天辟地第一起大案。所以，只好把你搬出来了。”许文桐听了案情的介绍，马上对发生在小西关的伪钞案道出了真知灼见。

常荫槐见许文桐出语惊人，心里暗暗有了底数，说：“如果出手伪钞的只是中国姑娘，那她充其量不过是个携带伪钞的贩子。可是，偏偏又有一个俄国人。侦缉官，你要知道，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俄国的印刷技术可以和英、美媲美。如果我们东三省官银号的百元票子，当真被俄国人制成了版，又在境外大肆狂印。那这案子可就难办了。因为张大帅早在一年前就严厉整治东三省的金融市场。如今忽然从地下冒出了假币，就等于从根本上动摇了关东的银根。那是张大帅的命根子啊！所以，此案就像一根啃不下肉来的骨头，扔到了我们军法处的面前，就看你许文桐有没有本事了？”

“常处长，这确是块难啃的骨头！它不同于侦查一桩违纪案和凶杀案，可以靠智慧就能洞穿谜底。这是个即便抓了萝卜也带不出泥来的案子，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印造伪币的人，和公开出来贩运的人是从不搭界的。”许

文桐沉思片刻，再次说出他的见解：“诚如处长所言，虽然俄国有印制伪币的能力，我也不认为在小西关露面的俄国男子，就是这些伪钞的真正盗印者。如果他们只是携钞来奉，那么，即便逮住了他们，也不等于找到了伪钞的祸源！”

“侦缉官，现在我不要你查找伪币的祸根，只要你在三天内逮住两个在小西关露面的人就行了。”常荫槐心如火焚，他知道此案不破，难以在张作霖面前站住脚。常荫槐深知许文桐是位有韬略智慧的侦缉官。早在民国初年常荫槐任黑龙江省府秘书的时候，就耳闻许文桐大名。那时奉天日本满铁株式会社发生的山本武夫碎尸案、开原铁路公寓强奸杀人案和旅大外籍海员宿舍盗窃案，都是当时轰动东北的大案。尽管案情扑朔迷离，作案人的智商手段远远超过侦缉者的水平，现场几乎没遗留可供破案的蛛丝马迹。可是，最终都在许文桐的慧眼下原形毕露。所以，现在常荫槐只能把侦破伪币案的希望寄予在他的身上，于是问道：“你有三天破案的胆量吗？”

许文桐二话不说就站起来：“如果常处长下令封锁通往吉黑两省和天津的公路铁路，我就有办法在东三省找到那两个携带假币的人。”

常荫槐精神大振，说：“好，我马上下令全城戒严，军警一律沿路布哨，搜查所有旅馆、酒店、戏院、澡堂、妓院。总之，只要他们能够藏身的地方，都可以派人去搜，挖地三尺也要找到他们！”就在这时，一位警官神色惊慌地进报：“常处长，刚刚接到报案，太原街萃华金店，也发现了百元面值的伪钞！”

现在已是入夜时分，沈阳城一片灯火。“对，是一个俄国佬，黄发碧眼，哇啦哇啦地说外国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许文桐眼前出现了太原街那家有百年历史的金店，老板和店员们都睁大惊愕的眼睛，面对那张足以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百元假币，谈虎色变地对许文桐描述昨天上午那大胡子俄国人，在浓妆艳抹的中国少女陪同下，来萃华金店购买首饰的情景。当时，他们从玻璃柜台里共选中翡翠扳指儿一枚，胭脂色真玉手镯两只，项链一只，手链两只，总共 346 元奉币。可是，那姑娘却从俄国男人鼓囊囊的手提包里，爽然抽出四张崭新百元奉票拍在玻璃柜上。金店老板对许文桐回忆说：“那女的说一口标准北方话，她每选中一件首饰，俄国人都点头称是。她扔给我们 400 元，竟大方地说：‘不必找了！’40 块钱可不是小数呀。所以，才引起我们的怀疑！”

许文桐验看了老板出示的四张钞票，他发现票面上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图案与已在常荫槐公馆见过的伪钞一模一样，票面上的水印文字也和真正



图 3 东北军军法处长常荫槐

东北币别无二致。只是将这四张钞票拿在手里仔细揉搓，才发现手感的确有些异样。他问老板说：“既然是昨天上午发生的事情，为什么相隔一天才报案？”

老板唯唯：“昨天我们虽也感到这四百元有些可疑，但没想到它是假币。在我们东北有史以来，还没听说伪造货币可以乱真的事呀！今天早晨听说小西关正在搜查假票子，才发现这四张奉票确实可疑，所以就……”

就在太原街萃华金店发现伪币的同时，侦缉官许文桐又接到两起报案。它们分别是沈阳中街恒昌源绸缎庄和小北门古玩玉器店，也发现了几张相同面值的假币。许文桐有种身临绝境之感。最初在小西关茶叶店发现第一张伪币时，他误以为省财政厅负责验钞的官员看花了眼，误把不同纸张印制的奉票，盲目错认成假币。在中国 20 世纪 20 年代，对于任何国民来说伪币都是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即便前半生侦破过各种奇异怪案的许文桐，

也对假币的出现大感惊惑。后来，当他先后到中街和小东门出事现场查证的时候，才感到这两天在沈阳主要闹市发现的百元伪币事发突然，许文桐从心里感到震惊：是什么人有这种胆量和能力盗印伪钞呢！

“对对，侦缉官，那男人是穿西装的大胡子，女的穿旗袍，是地道的中国姑娘。看来俩人的关系非常亲密。”在中街绸缎庄里，经理把昨天上午接待两位客人的店员找来，让他回忆当时生意成交的情景。店员告诉许文桐：当时由于天阴，绸缎庄里的光线较为暗淡。两位客人选的又不是普通顾客喜欢的绸缎布匹，而是缝制完成的成衣。女人挑了两件旗袍。由于这里出售的都是些中便服和长袍，所以俄国男人只买了内衣和短裤。交钱的时候，也是女人从俄国男人的提包里随便拿。当时买这么一点点衣物，花费不大，而那姑娘竟一下子甩出一张百元大票。当时店员颇感吃惊，在柜台上用算盘一算，全部衣物只需二十多元，而那姑娘居然把剩钱丢在柜台上，然后挽着俄国人笑嘻嘻扬长而去了。

“当时我追了上去，要她们把剩钱拿走，可那两位客人却连连摇手，说把剩钱都赏给我了。”店员细说当时景况：“可是，我哪敢随便收客人的小费？我见她们坚决不收剩钱，就请她们再回来挑几件衣服。可是不知为什么，那姑娘和俄国人悄悄嘀咕几句，竟对我说：买的东西太多，实在拿不得了。就这样，她们出门就上了人力洋车，向太原街那边去了！唉，当时我真没想到这钱还会有假呀！”

许文桐率军法处警官欧阳白、女便衣马维屏等人赶到小东门万宝斋古玩店后，店主报告的案情与上述两地大同小异。只是在他的古玩店里，这对神秘男女并没像前几处那样，故意把剩余零钱硬塞给店员，而是花了 280 元买了只清朝光绪年间的内画鼻烟壶和一方鸡血石人名图章。剩余的零钱那姑娘竟然收下了。

“真是一对奇怪的男女啊！”忙碌一天的侦缉官许文桐在夜色里凝望车外，他发现深秋的古城一派肃杀。往日灯火簇簇的街头，都增加了荷枪实弹的军警。这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以来，作为东北军大后方的沈阳忽然出现的紧张。不但沿街军警如麻，还不时从车前闪过一队队巡警的马队。急促的马蹄声和天穹上越压越低的浓黑雨云，把战时的沈阳搞得越加恐怖。

许文桐经过对萃华金店、小西关茶叶庄、恒昌源绸缎庄和万宝斋古玩店几地的现场勘察，头脑中对接连在沈阳几家店铺抛甩百元伪钞的一对男女已形成了初步印象。他在心里给这两个神秘外地客人画了一张像：俄国男子，三十多岁，黄色卷发，浓眉，大鬓角，下巴丛生着浓密的棕黄色胡

须。身高在一米七五左右，身穿当时沈阳很少见的灰色西装，枣红色领结，黑色皮鞋。此人不说中国话，但无法排除他懂中国话。这个俄国人只顾向外甩钱却很少购买物品。钱包里似乎装有相当数量的伪钞，可供中国姑娘随便抽取挥霍。但是，他在沈城几家店铺购买的东西，大多数都给了随行的中国姑娘。这位中国姑娘，身高一米六〇左右。丰满而娇艳，椭圆形瓜子脸，二十一二岁左右。会讲纯熟的俄语，又深谙东北方言与风土人情。穿一件流行的紫红色旗袍。姑娘对俄国人提包里的大量金钱，挥霍起来毫不足惜，似乎根本不在意收取找还的零钱。她不喜欢女人的服饰和古玩玉器，惟独看重购买金银首饰。

让许文桐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如果那位被中国姑娘称为“伊万诺夫”的俄国人，是在俄国境内盗印了东三省官银号百元钞票的主谋，那么他冒险到中国沈阳来漫天挥用伪钞的目的何在？如果他和中国姑娘仅仅是伪钞的贩子，又为什么不计后果地随意出手伪票呢？奇怪的是在他们购物的时候，甚至连店员们主动付给的剩余钱款也加以拒收？许文桐深深地知道，如果伪钞贩子从中俄边境花低价贩运来大量伪币，那么他们来沈阳出手假币的主要目的，理应是通过百元伪钞购物的方式，不断换取大量小面值真币。因为真币兑换得越多，他们的收益就越大。恰恰相反，这对神秘的男女只顾到处以购物为名出手大面值伪币，却不考虑回收找还给他们的真币。这种没有理智的盲目性购物行为，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和用心呢？

直到下午，许文桐才从军法处长常荫槐那里得知，他派出大量军警搜遍了沈阳的大小旅馆、客栈，甚至连日本人在沈阳开的宾馆也没有放过。竟然没有搜到这两个携带伪钞人的任何线索。通往北京、天津的铁路早从凌晨时分就进行了控制。通往吉林和黑龙江的火车也加了暗哨，凡有行迹可疑的男女，即行逮捕讯问。由于在沈阳闹市区多次出现的一对男女特征非常明显，所以，许文桐认为一个俄国人企图在风声鹤唳的沈阳隐藏下来，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果然在入夜不久，许文桐就接到常荫槐亲自打给他的电话：“侦缉官，两个案犯的踪迹已经找到了，你马上就到鸣湖春酒店去！”

现在，许文桐忽然感到眼前出现了一片光明。他知道只要找到那俄国男子和中国姑娘投宿的地点，就可以顺藤摸瓜，很快就查到假币印制的祸源之地了！

鸣湖春大酒店建于晚清。是沈阳当时绝无仅有的欧式建筑，四层楼，外加高高的雕花阳门脸，在沈城可谓鹤立鸡群。本来清早常荫槐就派人搜

查了“鸣湖春”，可是由于老板高景琦是张作霖的把兄弟，坚持说他的酒店里决不会藏着不三不四的人，所以军警们不敢和高景琦为敌对峙，只好草草收兵了事。后来，当军警们把高景琦不准军警搜查三楼以上客房的情况报告给常荫槐时，常大怒拍案说：“现在大帅限我三天破案，别说他一个小高景琦，就是天王老子横在那里，我也要非搜不可！”

常荫槐亲自带警察闯进了“鸣湖春”。开始时高景琦倚仗他和张作霖的关系，仍坚持说他的店里决不会有私贩假币的罪犯，后来他见常荫槐来势汹汹，又拔出枪来威胁他，高景琦才只好妥协，常荫槐动了肝火：“给我搜，哪个敢挡着我，小心我手黑不认人！”

但是，当常荫槐派人搜索到三楼 13 号豪华套间的时候，早已经晚了。就在清晨军警第一次到这里搜查时，13 号房间还住着两位客人。由于楼下军警和高景琦发生了争吵，惊动了两位客人的好梦，所以在军警们退出“鸣湖春”酒店不久，这一男一女就匆忙退房离去了！后经常荫槐亲自审问三楼的服务生，证实昨夜宿在 13 号客房的一男一女，正是省城大搜捕中的伪钞贩子伊万诺夫和那神秘的女人。

“奶奶个熊，原来你高景琦是个窝藏犯，来呀，把他给我马上捆起来！”坐在楼下和高景琦喝茶的军法处长常荫槐，当听到警察报告全城通缉的要犯曾在“鸣湖春”住宿，并因高景琦拒不让警察搜查得以悄然逃脱的消息后，他当场翻了脸，喝令警察们将高景琦捆起来。

“常处长，你不能翻脸无情啊。我可是张大帅的至交，你凭什么捆我？”高景琦乃辽西海城人氏，是张作霖同乡。他万没想到一个小小军法处长，竟胆敢逮捕张作霖的把兄弟。高景琦见军警们上来捆他，又气又急，跳脚大骂起来：“再说，那贩运假币的人脑袋上也不贴帖子，我怎知他们身上带着假钱？”

常荫槐哪管高景琦如何跳老虎神，只是嘿嘿冷笑说：“姓高的，既然你心里没鬼，清早凭什么不准我的人进店搜查？如果不是你从中庇护，那两个罪犯早就落在我军法处的手里了。现在张大帅只给我三天时间破案，你放跑了案犯。我当然要拿你是问，不然，将来在张大帅面前我无法交差！”

“常荫槐，你好大的胆子？将来我让你逮人容易放人难！”高景琦高声大骂，可是，常荫槐对高景琦的大跳老虎神根本不加理睬，他知道三天时间破案显然已成泡影。刚好逮住个可以让张作霖无法向他问罪的高景琦，于是他向几个如狼似虎的警察一挥手：“还愣着干嘛？给我把他押走，先关进军法处大牢里再说！”